



# 水墨的灵魂

——朱岚近期作品赏读

“画竹子看起来酷似竹子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画竹子看起来不像竹子的,那是一个相当罕见的成就。”这是倪瓒(1301-1373),一位中国元朝的伟大画家的见解,这对朱岚的作品有一定的印证。她画在纸上的大型作品不能只是简单地分类为抽象画的一种。靠近点看朱岚的作品时,她的作品确实表露出一一种远远超过作品本身的非客观的深度,是熔铸在一种强烈的想象和感觉本质的精细语汇。

朱岚曾在北京和京都艺术大学接受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艺术教育。然而我认为她的基本美感概念,是来自她在孩童时学习她的母语中文字的读和写中得来的。这些汉字在日本也有相当多的使用,是基于文字形状的平衡,取决于客观的观察及严谨的线和形状构造而成。因此,当被书写时,这些文字表面上是抽象的但确实是透过视觉和语音的元素相互作用来传达含意。后来,朱岚采取了书法的熟能生巧,表达出克制、对抗、自由的一种艺术。中国书法是偏向于克制超过自由,然而仍给后者留有余地;但是在日本书法中,自由似乎是显于一种谨慎的克制中。在两者的书法风格中聚集了相当多经验的朱岚拥有一种可观的整体视觉表达方式。克制和自由两者都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它们是从情感和沉思的混合中表达出意义来。

朱岚的绘画使用东方手工制的宣纸。宣纸的性质是不容更改,并把每次落笔的水墨都以一个确定和最终的方式来处理,所以纠正是不可能的。宣纸把墨水吸取并让它浸透其纤维里;然后再次把水墨漫不经心地聚集在纸的表面上。水和颜料,中国人用的墨水(一般称为墨汁)在纸的表面上聚拢变化。画笔不论精美或粗糙,都传达着画家的心意。除了画笔外,朱岚也借助其他运用墨水的方法,她可能会使

用她的手指、织品,或是把宣纸放置在画纸之上或之下来表达她的构想。

形状和描绘完全连贯的结构组合在宣纸上。线、点、洒、墨水流动和其他颜料运用使一个缺乏参考的物体带出一个视觉结构而成为可以识别的物体。奇妙的是,黑暗的形状与非常反复无常而渐进的线构成融洽。温暖而敏感的灰色并排喷射出透明层次。已着色和未着色的表面,充实和空旷彼此互相依附。观者很快便能领悟到他正在观看着一个构思的源泉。朱岚的画是在超越抽象以外踏出一大步。是不是对不确定时间的参考?是不是在哪里引用到空间?是不是进入紧张网络的本质?以致实际上真实的存在?当观看她的画时值得对所有的的问题、建议或是理解做出探讨。朱岚的目标明确并正确地达到她的目标。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形容她的作品了。

朱岚的画在今天当代艺术世界里是横跨海洋和大陆的融合。然而必须补充的是,她的作品拥有强烈的原创性。我们欣赏她的作品不需要参考文化或历史,她的作品无论是摆设于西方艺术背景或日本凹室,无论是在博物馆的墙壁上或是在私人收藏中,都确实能使观赏的人感觉轻松自在。

LEO ROSSHANDLER



《风》水墨 180cm×190cm